

# 葡萄藤

*Grapevine*

2023年8月第211期

「曠野中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  
(谷 1:3)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https://www.chinese-catholic.org>

<https://www.facebook.com/chinese.catholic>

## 本期目錄

封面攝影：勞開成

ii 主編小語

◆ 勞開成

### 神長的話

1 神奇的召喚

◆ 林育明神父

4 **Vocation and the Church**

◆ Fr. Thomas Croteau

聖召與聖教會

(本刊譯)

8 曠野中的呼聲

◆ 周 道執事

### 曠野呼聲

11 是祂找上我

◆ 王雅嫻

13 我是誰?

◆ 同 窗

16 問星星

◆ 多 麗

19 我們是這樣回應天主的召叫

◆ 三位瑪利亞

### 生活信仰

23 天父的寶貝

◆ 陳美卿

27 一顆紅心

◆ 布 衣

30 呼喚

◆ 立 己

31 徒步葡萄牙海線聖雅各之路

◆ 周瓊華

### 談書論畫

35 穆里歐與無玷始胎童貞聖母

◆ 沈媛宜

39 花之戀

◆ 王念祖

☆ 歡迎您投稿本刊，分享信仰及生活，文章以三千字內為原則 ☆  
來稿請寄：[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mailto: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

指導神師：林育明神父  
排版：劉珊珊、王念祖

輪值主編：勞開成  
稿庫管理：劉珊珊

校對：朱嘉玲  
新聞：楊治財

網頁：楊漪婷  
廣告：楊治財

八月號的《葡萄藤》終於和大家見面了。首次接下這份服務事工的我，心情由開始的忐忑非常，到現在仍是非常忐忑，所幸在編輯組同仁和各位作者的支持下勉力完成。在此向各位主內兄姊一鞠躬，致上無盡的謝意。

本期的主題是「曠野中的呼聲」，引洗者若翰在曠野中呼籲眾人認罪悔改以迎接新救恩的到來。在信仰的道路上，我們都聽到過這樣的呼聲，也都勇敢的回應了上主的召喚，而這份體驗為每一位又都是獨一無二的，分享這樣的歷程非但是美妙的，更是必要的。

本期的文章以神父〈神奇的召喚〉導航，由執事〈曠野中的呼聲〉定錨，再藉念祖〈花之戀〉壓軸，中間雖分若干不同子題，但仍可見隱約間有一條細線貫穿其中，那就是天主「無所不在，處處都在」！不同的作者記述不同的題材，而竟有如此的巧合與鍊接！天主上智的安排，您看見了嗎？由是之故，只要您願意，就能看見祂在我們身邊，在我們生活中間。建議您放下手邊雜務，沏一盞香茗，細細讀完這些作者的分享。您會發現從頭到尾，少見有靈光乍現，任督立通的驚奇，却有如呼吸般的相依；而生活的信仰也與日常生活作息密切契合：一株枯萎的茶花、一顆在手機設定的紅心、一個小外孫的抱抱、一幅聖母畫像，抑或一朵盛開的美人蕉；無論是在家中、在後院、在藝廊、或是在朝聖地，「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大千」，處處都迴響著上主召喚的聲音；只要稍停腳步環顧四周，驀然回首，上主卻在燈火闌珊處。

我無意在此引導各位如何去讀這些文章，只是分享在收集的過程中，將這些稿件打印出來置於案頭，本意只是考慮如何分類排序，在不經意中竟看到了天主神奇的化工；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時空、不同的人物，竟都由一縷細絲串成一氣，最終歸於那時時在、處處在、永恆常在的信仰真源——天主。

記得有幾位兄姊為鼓勵我，早早就答應提供稿件，以救我於難堪；而今我可以報告各位，由你們處我攝取的養分，遠遠超過我應得的份量！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 神奇的召喚

林育明神父

有一天，厄里睡在自己的房裏，他的眼睛漸漸昏花，已看不清了，天主的燈尚未熄滅，撒慕爾睡在安放天主約櫃的上主的殿內。那時上主召叫說：「撒慕爾，撒慕爾！」他回答說：「我在這裏！」他就跑到厄里前說道：「你叫了我，我在這裏。」厄里說：「我沒有叫你，回去睡罷！」他就回去睡了。上主又叫撒慕爾；撒慕爾起來，走到厄里那裏說道：「你叫了我，我在這裏。」厄里對他說：「我兒，我沒有叫你，回去睡罷！」撒慕爾不知道是上主，因為上的話尚未啓示給他。上主第三次又叫了撒慕爾；他起來又走到厄里那裏說道：「你叫了我，我在這裏。」厄里於是明白，是上主叫了幼童，便對撒慕爾說：「去睡罷，假使有人再叫你，你就回答說：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聽。」撒慕爾就回去，仍睡在原處。上主走近，像前幾次一樣召叫說：「撒慕爾，撒慕爾！」撒慕爾便回答：「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聽。」（撒 3:2-10）

我信天主的德能和聖寵在我身邊，我有不可磨滅的印象聽到天主的呼聲。在菲律賓的修道生活和晉鐸傳教，我感受到了天主的真實存在和祂的全能偉大，我體驗到了在天主面前沒有難成的事。

那是在 1989 年的夏天，我在廣州的美國領事館排隊等待著簽證，突然在美國領事館的門口碰見了湘神父（耀漢小兄弟會士），湘神父從美國紐約來到廣州幫助我辦出國留學，但湘神父沒有告訴我什麼時候會來到廣州。那一天早晨，成千上萬的人排隊等候美國領事館簽證，我從來不認識湘神父，根本不知道他是誰。他沒有讓我知道他會來廣州協助我辦理簽證的事，只是從美國紐約寄來一封信，裏面有學生獎學金的書信，因為我從來沒有學過英語，自己也從來沒有想過出國修道的念頭，但心裏面確實有想要修道成為一位司鐸的願望。從小的時候，我每天都有祈禱和唸玫瑰經的習慣，那時候，祈禱生活是不能讓別人知道我是有信仰的人。我在縣醫院放射科工作有八年了，我自己也喜愛這項工作。單位領導人和科室同事也相處得很好，因為我很努力工作，常常幫別人值夜班，這樣我就可以在放射科辦公室裏偷看聖經了。

當天我在領事館門口時，湘神父向領事館公務員提出他想要見中國的學生，當時我也正在美國領事館門口，馬上回答說：「你是找我嗎？」湘

神父回答說「是的」，還說：「今天早上我走過幾遍了，人這麼多，怎樣能找到你呢？這真是天主的奇蹟啊！」湘神父看我很勞累就帶我去旅館休息睡覺去了。我竟然睡過了下午三點半，湘神父也不敢叫醒我，我們約好見面的時間已過了一個半小時。當我倆來到領事館時，領事館人員說已叫了我三次，都沒有人回答。湘神父解釋說我睡過頭了，我卻依然拿到了學生簽證！在湘神父幫助下，我從廣州買了飛機票出國了。醫院的單位領導和同事都不知道我出國的事，家裏人也只知道我向醫院請假去廣州辦簽證。到了美國後，我才告訴醫院領導和家人我已到了美國。此事讓我看到天主的救恩和德能。因為沒有英文的基礎，從美國來到舉目無親的菲律賓十四年修道生活，之後在菲律賓晉鐸，被分派到一個偏遠小島傳教五年，後來回到美國傳教。天主召叫人真是很特別，讓人認識天主怎麼樣愛人。

我的修道生活過程是很艱難的，首先在國外修道就已不易，對從來沒有學過英文的人則更加煎熬。由於文化不同，語言不通，人在國外身邊無親人和朋友；孤單，獨自尋索人生永恆的追求，思索著：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來國外作什麼？我到哪裡去？我的人生是否有一個最終的目標？或是漫無目的地在國外漂泊著？若要回應天主的召叫，就必須衝鋒陷陣，以面對巨大的挑戰，亦即隨時準備好放下那令人難以割捨的小船，放下那使人無法作出關鍵性決定的一切。我們都受召勇敢果斷地去尋求天主為我們的生命所預備的計畫。當我們凝望那聖召的廣大大洋時，切莫自滿於安然地在船上修補漁網，而要信賴天主所給的應許。要常想著：「這是一片受天主祝福的許地啊！不論遇到多少困難挫折，只要看到這片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就欣慰了，還有什麼能和天主的奇能相比呢？天主要興起這裏，就必給它預備。」是的，「在山上，上主自會照料。」(創 22:14)

我這一輩子，有帶領過任何一個人走近耶穌嗎？因為我們的使命就是讓人走近耶穌，獲得豐盛的生命。這是洗者若翰的角色，也是他的使命。

如果我有靈魂的生命，死時不帶走什麼，最後一切都歸向天主。如果我的生存目標，僅是致力於追求現實生命，我也不能得到永恆生命的快樂，因為這個地球資源有限，而人的慾望卻無窮。人有知覺、有思想、有分辨善惡的能力，也有自由選擇的意志。人生的意義和理想在於修德成聖，追求一種完美無缺的本體，渴望一種無限的絕對價值，那就是我的信仰中心。

在國外修道生活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但有曠野的呼聲和上主的氣息是我安慰的源頭。我天天參加彌撒聖祭，我出國到現在有 35 年的時間，從沒有一天間斷過參加彌撒。

國外曠野生活不是一天兩天，也不是一年兩年，而是快四十年的時間，我雖然不知道是怎樣度過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天主一直都在帶領著我，幫助著我。其實，我們每一人在自己的內心都有對天主的需要，特別是我這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長大的小孩。來自母親的信仰傳承，天主已經放進我的內心，成為深深的渴望，我永遠不會抹掉的就是小時候母親引領的信仰，以及一條走向天主的生命道路。洗者若翰就是我的好榜樣，可以說若翰就是一位終身為天主而活的人，他把自己的整個生命都奉獻給了耶穌，而且他說：「他應該興盛，我卻應該衰微。」（若 3:30）因為，他變成一條路，一條領人走近耶穌的路。他不但讓主耶穌通過他，走近那些有需要的人，同時也讓那些失望無助的人，通過他走近耶穌，獲得治癒和力量，改變自己的生活。所以若翰說：「看，天主的羔羊！」（若 1:36）他把他的門徒介紹給耶穌，讓他們成為耶穌的追隨者。作為天主的人，作為基督徒，我們要做的就是鋪就那條路，讓人們踩在上面，到達耶穌。

選擇修道，就意味着要捨棄一切。耶穌要求人捨棄妻子，兒女，房屋，田地，兄弟姐妹及一切所有來跟隨祂，並不是要求我們不管世俗之事，而是要我們知道，選擇跟隨耶穌會比度婚姻生活更要吃苦。當我還小的時候就接受了信仰的培育，當我成年以後就要面臨選擇了。所以說，跟隨耶穌需要莫大的勇氣，在社會中都要有一份擔當，要有責任。我們的生命是喜樂的，因為我們有耶穌；耶穌用大愛愛了我們，為我們做了贖罪的羔羊，我們難道不喜樂嗎？在生活當中，我們也會憂愁，也會鬧情緒；但我們想一想耶穌受的苦，或者是為愛耶穌去克制一下自己，又何嘗不可呢？多一分寬容，多一份理解，我們的生活和生命就會充滿喜樂。常常喜樂，向天主高歌，無論環境如何，天主都會看顧。經上記載：你要寬恕別人「七十個七次」（瑪 18:22）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只要心中有愛，我們的生命就是喜樂的。

# Vocation and the Church

## 聖召與聖教會

文/ Fr. Thomas Croteau (本刊譯)

A Vocation, especially to the priesthood or to religious life, is a call from God. And God chooses to use the Church to call out to our hearts, and in the end to confirm that the call comes from Him. I offer you this reflection on my own personal call to serve God and others as a Jesuit priest, and the many different ways that God used the Church to call me to this service.

The first place that God began to call me was in the domestic church, my family home. My parents both were Catholic and had me baptised when I was still an infant. They brought me to Mass on Sundays, and made sure that I received religious classes. These efforts of my parents allowed me to learn of my identity as a Catholic, and to have some sense that I was called to live as a Catholic. Yet, it was not until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nd my oldest sister started coming back to Mass regularly and wanting to pray the Rosary in the car when we were driving somewhere, that I felt a call to pray every day.

It was around this time in middle school that I felt a call to start paying

「聖召」是一個來自天主的召叫，特別是指要求一個人獻身神職或修道生活的召叫。天主藉著教會向我們的心靈深處呼喚，並且最後會證實，這的確是來自祂的召叫。我願意在此與大家分享我自己蒙召的心路歷程，看天主如何藉著教會，用各種方式召叫我，讓我成為耶穌會的神父，服事上主及眾人。

最初，天主是在我的家庭，這個「教會」中召叫我。我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友，因此當我還在襁褓中，他們就讓我領洗了。每個主日，他們帶我參加彌撒，讓我接受宗教教育的熏陶。爸、媽的用心，讓我體認到自己是一名天主教友，也多少感覺到，我被召叫要過天主教徒的生活。我上中學的時候，我的大姐又開始固定地參加彌撒，並且每當我們開車外出時，她總要在車內念玫瑰經。直到這時，我才感受到天主的召叫，要我每天祈禱。

more attention at Mass and helping as an altar server. As I began to pray more regularly, my heart began to open up a bit more to what God does for us at Mass. Others described to me the presence of Jesus in the Eucharist, and these members of the Church called me to show more reverence to Jesus in the Blessed Sacrament. Furthermore, after Mass, the devout ladies who helped clean the parish would come up to me and ask if I ever thought of being a priest. My first answer was, "No." However, they kept asking, and eventually I told them I would start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becoming a priest. God used these members of the Church to call me to discern whether He was asking me to be a priest.

After a couple of years it was time to prepare for confirmation, and it was in this preparation that God continued to speak to my heart. All those children to be confirmed needed to read about a particular saint. I chose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and my sister gave me a book on his life. Reading about his choice to live as a beggar on the street so that he would point people to how God truly meets all our needs, I was filled with a desire to follow our poor Lord the way Saint Francis had. Next, someone told me about Saint Padre Pio, and I found some library books about him. Reading about his miraculous help of others, it was moving to consider how God is still

就是在我中學的這段期間，我感受到一個召叫，開始更專注地參與彌撒，也在彌撒中服務當輔禮。當我開始常常祈禱後，我的心也逐漸開啟，更加感受到天主在彌撒中為我們所做的。有人向我描述，聖體是耶穌的臨在；這些教友召叫我，要對耶穌臨在的至聖聖體致以更崇高的敬意。尤有甚者，彌撒結束後，那些幫忙清理堂區的虔誠熱心的媽媽、阿姨們會來問我，有沒有想過要當神父。我的立即反應就是：「沒有」。但是，他們並不死心，還是常會問我同樣的問題，最後我告訴他們我會開始想一想，我是否有可能去當神父。天主經由教會的這些成員來召喚我，分辨祂的旨意，是否要我走上聖召之路。

過了一、兩年，我要準備領受堅振了。在準備的過程中，天主繼續在我的內心發言。所有要領堅振的孩子都需要選擇一位聖人，並閱讀關於這位聖人的書籍。我選擇了亞西西的聖方濟各，我姊姊給了我一本關於他生平的书。當我讀到他甘願當個露宿街頭的乞丐，以便向人們指出天主會如何真正地滿足我們所有的需要時，我滿腔熱火，想要效法聖方濟各一樣地跟隨我們

at work in the saints today. God was using these saints of the Church to call me to trust that He can help us serve others in ways that we cannot imagine.

In high school, God allowed me to see more and more of the needs of the Church. In high school there was a group of students who would assist at a soup kitchen in Denver. Meeting some of the people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in Denver, it was heartbreaking to see how many members of the Church go hungry. In high school, I also attended a retreat for those thinking about becoming priests. On that retreat, a priest described many islands in the Pacific Ocean where everyone on the small islands are Catholic. However, he said that the islands are so far apart and there are so few priests that each island has Mass only once a year! The hunger of these members of the Church for the sacraments also touched my heart. At that moment, God was calling me to listen to the different members of the Church, and I wanted to be a missionary priest so that each island could have Mass at least twice a year. God was calling me to feed the hungry in body and soul.

In college, I got to meet members of different religious orders. It was beautiful to see the Franciscans who still live poor like Saint Francis, or the

貧窮的主。之後，有人告訴我關於聖比奧神父的故事，我就到圖書館找了一些關於他的書籍。讀到他奇蹟般的助人事蹟，想到我們現在仍然可以在聖人們的身上看到天主如何做工，真是令人感動。天主用教會的這些聖人召叫我，要我信賴祂，祂會幫助我們，以我們無法想像的方式服務他人。

高中時期，天主讓我看到越來越多教會的需要。在學校裡，有一群學生在丹佛市為貧民供餐的流動廚房服務。在丹佛與一些無家遊民接觸後，看到有這麼多飽受飢寒的教會肢體，令我心如刀割。在高中時，我也參加了一次為分辨自己聖召的人所舉辦的避靜。在那次靜修中，有位神父分享，在太平洋上有很多島嶼，全部居民都是天主教友。然而，由於島嶼之間相隔甚遠，神父又很少，因此，各個島嶼每年都只能有一次彌撒！這些教友對聖事的饑渴，也觸動了我的心。在那一刻，天主召喚我去聆聽教會不同成員的聲音；我希望能成為一名傳教神父，讓每個島嶼每年都至少可以有兩次彌撒。這是天主在召喚我，去餵養身體和靈魂饑渴的人。

Benedictine monks who spend much of their life singing praises to Our Lord in the Blessed Sacrament. In the end, the Jesuits stood out to me for their joy in working with the students and helping feed the hunger of the minds of the students in class and the hunger of the hearts of the students at Mass or on retreats or in confession and spiritual direction. God used the witness of these priests of the Church to call me to serve as a Jesuit priest.

I am so grateful to God who calls us! He called me through many different members of the Church: through my family (the Church at home), through my parish (the Church at prayer), through the saints (the Church in heaven), through those in need (the Church who is hungry), and through different religious orders (the Church in service). During the years of training for the priesthood, it has been beautiful to see that same Church encouraging me and praying for me and confirming that God is indeed inviting me to serve as a priest in this Church. I now invite those reading to pray and remember the different people God has used to speak to your heart and to listen to how God is calling you!

上大學的時候，我結識了不同修會的成員。我很欣喜地看到方濟會仍像聖方濟各一樣，過著清貧的生活；也很高興看到本篤會每天花很多時間在聖體聖事中歌頌讚美吾主。最後，耶穌會在服務學生時的喜樂，讓我刮目相看。他們飽飫了課堂上學生對智識的饑渴，以及學生在彌撒、避靜、告解和神修中，心靈的饑渴。天主藉著教會中的這些神父的見證召叫我，做一名耶穌會的神父。

我衷心感謝天主對我的召叫！祂經由教會眾多不同的成員召喚我：經由我的家庭（家庭的教會），我的堂區（祈禱的教會），聖人們（天上的教會），那些有需要的人（飢餓者的教會），以及不同的修會團體（服務的教會）。在接受神職陶成的這些年裡，我看到的是同一個教會鼓勵我、為我祈禱，並應證了天主確實邀請我在這個教會擔任神職，這是多麼美好的事啊！現在，我邀請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請祈禱，並謹記，天主善用不同的人向你的內心發言。請聆聽，天主正在如何召喚你！

## 曠野中的呼聲

周道執事

聖經裏頭對於“40”這個數字總是情有獨鍾。在西乃山，為了準備接受十誡的兩塊約版，「梅瑟在那裏同上主一起，停留了四十天四十夜，沒有吃飯，也沒有喝水。」（出 34:28）另外，「厄里亞他就起來，吃了喝了，賴那食物的力量，走了四十天四十夜，一直到了天主的山曷勒布。」（這是西乃山的另一個名字）（列上 19：8）。最重要的是，耶穌在開始他的公開傳教之前，他在曠野裡禁食和祈禱了「四十天四十夜」（瑪 4：2）。因此，身為以耶穌為信仰中心的基督徒，我們要用祈禱，守齋，痛悔，犧牲，和行愛德的工作來跟隨耶穌。在跟隨耶穌的路上，我們都以個人的轉變為主要目標。教宗方濟各就提出了與耶穌一起登上高山、跟祂一起達到目標的主要兩條遵循的路徑，那就是「聽從祂」，以及「不要因為害怕面對現實及其日常辛苦、艱辛和矛盾的生活而躲避在由超性事件和戲劇性經歷所組成的宗教信仰當中。」

耶穌受魔誘的福音經文告訴我們，耶穌降生成人，祂從來沒有犯過罪，可是祂在曠野中仍然受到誘惑的挑戰。耶穌在曠野裡度過四十天四十夜的祈禱和禁食生活，並且克服了魔鬼的誘惑。因此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必須要知道，在曠野中受盡試探的耶穌，祂是如何克服誘惑的？我們也要學習像耶穌一樣，嘗試著克服我們自己在生活當中的誘惑，並且避免犯罪。

然而問題是：什麼是誘惑呢？我們怎麼知道那是誘惑呢？我們又要如何避免因為受到誘惑而導致的犯罪呢？

誘惑的本身是一種罪的煽動，無論是通過口頭或意念上的說服，或者是通過某種安逸的或快樂的引誘，都有可能。它可能是外來的，就像耶穌在曠野裏遇到的魔誘，也有可能來自我們的內在。換句話說，就是利用我們的感受，情緒，慾望，也就是，我們的私慾偏情，不甘受到理智的引導和意志的約束。有時候愛好某些事物的心過強，愛好另一些事物的心過於脆弱，這種不停的走向不同極端的傾向就叫誘惑。誘惑的作用在於慫恿人去做良心上不認為是一件合理的事情，或者阻止去做良心上認為是合理的事。誘惑的本身並不是罪，經過內心的爭戰和祈禱的努力，我們或許可以超越誘惑的試探，但是也有可能因為軟弱而成為誘惑的受害者，後者將導致我們陷入罪惡的陷阱。

誘惑不一定像耶穌在曠野受魔誘一樣的臨到我們；但它們通常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圍繞著我們的軟弱與需要，糾纏著我們。譬如：飢餓、情感、安全、地位、野心等等。環顧我們四周，充滿了太多這種各樣不同的誘惑，我們太容易沉迷在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流連當中，太熱中於說長道短，講別人閒話，更有那些讓人上癮的壞習慣，像是酗酒，吸毒，色情圖片或電影等等，更不用說類似於魔鬼用飲食、財富、權勢對耶穌所作出來的種種誘惑。

那麼我們要如何對抗這些誘惑呢？這讓我想起了亞西西的聖方濟各抵抗誘惑的故事。

聖方濟各生長在亞西西，是意大利翁布里亞地區佩魯賈省的一個小鎮，位於蘇巴修山西側的一個小山村。在阿西西，有一座名為 **Santa Maria degli Angeli** 的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聖殿之一。這個聖殿裏頭有一間最初用石頭蓋的小聖堂，稱作 **Porziuncola**，這是聖方濟各在創立方濟各會之後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大教堂外面有一個小小的玫瑰花園，叫做 **Roselo**。在這裡，您會發現一種非常特別的玫瑰：一種沒有刺的玫瑰！傳說在這個地方，聖方濟各本人曾赤身裸體地在荊棘叢中打滾，以對抗懷疑和誘惑。當荊棘與聖人的身體接觸之後，玫瑰開始綻放並變為無刺，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這些特殊的花只能在這個特殊的玫瑰園中找到，並被命名為 **Rosa Canina Assisiensis**。在庭院的牆上，您可以看到聖方濟各的壁畫像，周圍環繞著橄欖樹，還有沒有刺的玫瑰。

當然我們不太可能會像聖方濟各那樣超凡入聖，用近乎自虐的方式來抵抗誘惑，那麼我們要如何抵抗誘惑呢？

首先我們要意識到這是一個誘惑。要能意識到誘惑，就需要有一顆敏銳的心。想要培養出一顆敏銳的心，最好的方法就是聽從耶穌。要能夠聽從耶穌，就必須要先養成祈禱和讀經的習慣。再來，想要改變一個壞習慣就必須要用好的習慣來改變。譬如說養成「常常問耶穌」的習慣。像是：「耶穌，如果是你的話，你會怎麼做？」然後，萬一受到誘惑跌倒了，記得永遠不要灰心喪志，相反的，要從誘惑當中吸取教訓。還有就是要有一顆虛心受教的心。設法找出誘惑的根源，好能剷除它。

我們必須盡力避免向誘惑投降。一般抵抗誘惑的方式除了祈禱、也要克己努力的度好聖事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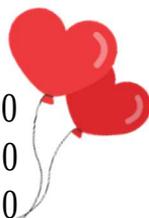
一個人對誘惑反應的模式會影響他日後對付誘惑的能力。不斷的抵抗誘惑可以養成我們的好習慣，且強化我們抵抗的能力；相反的，不斷向誘惑投降卻會變成壞習慣，而削弱日後抵抗誘惑的能力。對付誘惑時，要記得人的整體性很重要，除非我們同時設法控制相關的別的問題，如懶惰、不誠實、毫無人情味、粗魯、攻擊性，最重要的是，祈求天主聖三的幫助，否則我們不足以擊退誘惑。

所以，我們必須對誘惑大聲說「不」，更不要繼續的犯罪，我們需要像耶穌在曠野裡信靠天父一樣。不要隱藏我們的罪，或阻止天主跟我們的對話，拒絕祂要來治癒我們的好意。只有當我們認識這一點，我們才可以面對我們的問題做出適當的處理。



### 特此感謝本期收到的捐款：

隱名讀者（兩次共計）	\$200
錢平一、張敏玉夫婦	\$200
劉振國、郭淑芬夫婦及 Alice 姊妹	\$100
楊逸生、王孟群夫婦	\$20
鄭懿興姊妹	\$300
劉穎鳳姊妹	\$150





## 是祂找上我 王雅嫻

小學的時候書包裡面有三樣東西從來不曾落過：第一當然是便當，第二是作文範本，第三個是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便當是為了肚子；作文範本是我上作文課的護法，文言文、記敘文都難不倒我；王羲之是我義薄雲天的本家大哥，是我上書法課的替身，只要把薄薄的宣紙往上一放，「印」出來的書法肯定是班上前三名。就算作文、書法，抄襲和捉刀被逮到幾次，我仍我行我素，沒太在意。我無所謂的學科，及格即可！

時間一晃，55年後，來到全美第二座華人自建的天主教堂——達拉斯耶穌聖心堂，一不小心踏入了禮儀組前組長張新泰的「陷阱」，接了楊逸生留下的安排彌撒輪值人員事工一職，其中包括讀經一（中文）、讀經二（粵語），送聖體/聖血員和信友禱詞人員的安排。當時因為已在堂區的會計部門做了十年，加上主日彌撒後要去上 line dance 課，再加上三年 COVID 疫情，彌撒沒人來，更沒什麼奉獻，與其閒閒沒事，不如多奉獻些心力做點別的，故而「跳槽」去了禮儀組。殊不知，「錢好數、人難處」；做了三年這個差事，說的「對不起」、「謝謝你」、「麻煩你」、「請幫忙」…比我過去 60 年說的還多。每次被拒絕，我總在想：天主在磨練我，給我機會，將來可以早點離開煉獄、上天堂。

2023 年，疫情過後，大部分的教友陸續回到教堂。神父在彌撒中以愛之深，責之切的口吻挑戰我們：「『信友禱詞』要自己寫，不要再唸那個七、八十年代的範本。」我心裡嘀咕：「『範本』」有什麼不好？我就是靠那個作文範本，小學才能夠得到作文比賽的全校佳作，全台南市閱讀比賽第三名！有人要是肯自己寫信友禱詞，也願意上去唸，我『頭』都給你！」我一肚子的牢騷，從教堂結束上車後，一直憋到回家，而這件事情還沒有那麼容易過去。

隔天早晨我在院子裡種花，嘴巴唸著信經，忽然一個念頭讓我意識到：2016 年，我們去耶路撒冷朝聖時，林思川神父也曾要我們在彌撒中每個人說出自己的祈禱意向；那不就是「信友禱詞」嗎？看著自己一手的泥巴，

我用甩頭，舉目向天，半似玩笑的對天主說：「祢若能讓我這顆凍死的茶花活過來，我就乖乖朝著這個意向走！」

三月底，去了一趟洛杉磯，為婆婆慶祝 90 歲大壽，在復活節前的主受難日深夜返回到家。第二天清晨，起床到前院澆水，發現一棵枯死的茶花，長出了兩片小芽苞。我再次抬頭舉目，向天對著天主苦笑：「祢真會跟我開玩笑！」怎麼辦？怎麼辦？有人要是肯寫信友禱詞，還自己上去唸，我「頭」就要給他了！這麼新鮮的話，我怎麼能忘？還好，我有「週三查經班」做我的後盾；我向天主起的誓，祂也絕對不會不管的。既然有了方向，又有了依靠，就往前走吧！

彌撒後的報告，我向會眾宣佈了這個意向。在聖神的推動下，彌撒才結束，劉佳綺姐妹就走向我，表示自願在下兩個星期編寫信友禱詞，也會上臺向天主呈上我們的祈禱。這下，我的頭真的不保了！問題又來了，那兩個禮拜以後呢？我們該怎麼辦？但我知道，有天主的光照，加上週三查經班的助力，所有困難都會迎刃而解的。

信友禱詞的內容，有其應當遵守的格式和規範，但未必所有教友都清楚。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因此我們必須先開課，教導教友們應如何以正確的方式來撰寫信友禱詞。然而，大家都是有年紀的人，我不可能強迫別人來上課。任何事情一定得自願，循循善誘才是正道。

天主給了每個人塔冷通，若是我們把它埋在地下不去使用，不去營造利益，照顧自己的家庭，並為堂區、為社會貢獻一己專長，將來面對耶穌詢問：「你曾為我的小兄弟做了些什麼事？」我該如何回答？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潛在的能力，甚至我們自己都不知道。就像我自己，在退休以前，完全不知道自己可以做版畫，現在卻能做的得心應手，自得其樂。天主給的樣樣都好，你要敲門，祂才會給你開門；你若從不去接觸，也不去試，就永遠都不會知道自己的底線和能耐在哪裡。

我是一個搖籃教友，從來沒有不信祂，但也沒有很虔誠；回首過往，卻一直生活在天主的平安中。退休後，身體健康，衣食無缺，兒女孝順，還能常年旅遊；連癌症末期的親妹妹—雅嵐，也都能平安走到現在，這是天主給我多大的恩寵啊！

主啊！謝謝祢的召叫，我當全力以赴，完成祢交給我的使命！



我生長在一個沒有明確宗教信仰的家庭，小時候外公曾經在一所摩門教會工作。印象中外公並沒有受洗，家裡偶爾會有兩位穿著白襯衫黑長褲打著黑領帶，騎著腳踏車來拜訪的高大外國人，操著不很流利的中文和媽媽說話。我們家有一本不太有被翻閱過的《摩門經》，和一本小本燙金的《新約聖經》。那時只覺得聖經的紙張好不一樣喔，內容是什麼則完全不知。有時候媽媽會去參加家庭聚會，整個晚上大人們圍著圈，坐著唱歌講話，我總是被叫醒，睡眼惺忪的跟著回家。後來媽媽請了一尊觀世音菩薩像放在客廳櫥櫃上，是家裡可以擺放的最高處，早晚捻香膜拜，卻也沒有阻止我在小學的時候跟著同伴們去上了一陣子的主日學。高一時，班上有一位基督徒同學，是我當時的好朋友，她散發出的自信和喜樂是我所欽羨的，她帶我參加離家不遠的長老教會的青年團契。我喜歡聽聖經故事，喜歡牧師和講員們的分享見證，也曾參加查經小組，帶過主日學的幼兒班，但對於耶穌的認識仍僅限於與聖誕節相關的故事以及祂所行的一些奇蹟。當時的年紀實在也悟不出什麼道理，加上媽媽反對，希望我專注學業，聯考前我便離開了教會。上了大學，來美國念書，結婚、生子、工作，我承襲著普羅大眾的社會價值和期待，汲汲營營地生活，追求自以為是的目標，認為凡事努力都必須靠自己，相信自己比相信神來得更實際，也更有用。

自我意識的抬頭，讓我對任何人的傳教都敬謝不敏。「我是罪人」和「你們悔改吧！」之類的基督教語言特別令我反感，因為我不認為我犯了罪，沒有什麼需要悔改的地方。二十年前我們搬到 Las Colinas 的新社區之後沒多久，在女兒的牙醫診所遇到同樣是來自台灣的一位媽媽也帶著女兒來看診，兩位背景相同的媽媽相談甚歡，於是留下了聯絡的電話。就在隔天，她的先生帶著兩位朋友來到家裡拜訪，還帶了 laptop，著實的用 Power Point presentation file 給我和老公宣講了兩個小時的福音，並且熱烈的邀請我們參加那週星期五晚上的家庭聚會。疲勞轟炸了一個晚上，好不容易送走訪客，老公拜託我不要沒事跟人搭訕。之後我便謹記著教訓，對於初識者的熱誠總是提醒自己要「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但在十年前，我竟然願意接受一位不算很熟朋友的邀請，參加慕道班的課程，並在一年半之後領洗。這個 180 度的髮夾彎是怎麼回事？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匪夷所思，也許就是時間到了！這十年之間在家庭和職涯生活中日積月累著看不見的掙扎，壓得我喘不過氣，更讓我不服氣。我們這一輩自小背負著父母師長的期待，接受軍事般填鴨式的教育，課堂中不可以隨便發問，考試沒達標要接受處罰，行為操守更不用說。記得我國中二年級時，剛過完年放完寒假回到學校的第一天，頭髮不過只超過耳下一點點，立馬被訓導主任揪出當眾修理，咔嚓兩下剪了一半，讓我頂了一天狗啃似的西瓜皮，羞愧難當，自尊掃地。來到美利堅共和國，迎面而來的第一個衝擊就是課堂文化，學生上課時發問不必舉手，可以和教授一搭一唱，課堂問進出無需報備，完全的行動自由，還可以直呼教授的名字。這個文化衝擊不僅令人難以適應，甚至一直延伸到我對子女的教育和應對。我們小時候被教導的那一套，套用在青春期的 ABC 身上不但沒轍，更是挫折連連。我一直想不通為什麼我們可以將父母師長對我們的期待當做自己努力的目標，而我的孩子卻只願意把我的期待當作參考，這為他們而言就已經是很大的尊重了。

成為逍遙的空巢族是我當時的唯一盼望，以為孩子們上了大學離家之後，我就可以重新獲得我的自由。但奇怪的是，當空巢期真的來臨時，我也不過開心了幾天而已；不再為孩子們的事情忙碌，能夠和老公聊天的話題也沒了，剩下的只是大眼瞪小眼。某天和一位朋友相約喝下午茶，聊到時間將盡時，她輕描淡寫的問了一句：「要不要來我們教堂看看？」當時我正想在週末時為自己找些固定的活動，就這樣被拐進了慕道班，她後來

成為了我的代母。現在回頭來看，生命中好幾度和耶穌擦肩而過，福音的種子其實早已埋下，只是我不願意讓它發芽；但祂從來沒有放棄，總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邀請我去祂住的地方看看，耐心的等待我準備好的那一刻。



我領洗的那年正好五十歲，在 2015 年復活節前夕與基督一起經歷死亡和復活，我終於得到了屬靈的新生命。跟隨主耶穌學習的這幾年，我重新認識了生命的價值，領悟到愛不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你好」，愛更是「彼此尊重」，尤其是在面對孩子們長大成年時的放手和祝福。前一陣子參加了一個祈禱讀書會，其中有一本書，作者鼓勵每個人去探索自己生命的密令，那是天主賦予我來到這個世界要完成的使命。我這再平凡不過的人生，又沒有什麼特殊的才能，已經一把年紀了，實在想像不出自己還能成就什麼，十分困擾。想到兩個成年離家獨立在外地的孩子，我對他們的期許其實很簡單，就是給他們完全的信任和安全感，給他們空間，趁著年輕，他們可以在生命旅程中盡情的地拓展和冒險，不要害怕跌倒，但要學習爬起來，不要忘了家一直都在。然而這不就是天父對我的期許的一個投射嗎？「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創 1:31）我帶著天主的原創來到這個世界，半個多世紀下來，我曾經冒險，曾經跌倒，經驗了生命中的起起伏伏，身上穿著許多不同的盔甲，臉上戴著許多不同的面具，我還認得原來的自己嗎？我明白這是我往回走向自己內在的時候了，是時候去探索天主創造我原本的模樣，成為真正的自己，接受並且活出天主原創的自己，將來再面見祂的時候還是祂滿意的作品，我想這就是我來到這個世界小小的密令！

# 問星星

多麗

晚風吹人醒，萬事藏於心。看星星是心情，數星星是哀寞。何以言？何能言？

人生當中不時有烏雲片片。走過那些風雨，看過那雨後的彩虹，撐過來的日子，只有自己知道。總有幾場說不出的傷心吧？就留給時間慢慢說，而那道無法快速癒合的傷，是傷口還是傷疤？只能入曠野，花些時間可以是掙扎，也可能鑽牛角尖，所以星星也會失眠嗎？何以言，何能言，與誰言？

情緒要講給懂的人聽，不然就成了流言與八卦了。問星星；星星也會失眠嗎？我數著你，看著你，希望不是我失眠喔！如果星星失眠，是否也會數數在晚風當中散步的人們？我喜歡夜的天空，散步也是一種心情，手機永遠不知道在哪裡。到家查看電話的時候，總會看到留言，你又在餵蚊子了嗎？這浪漫的看星星、問星星，和餵蚊子，有天壤之別啊。看星星、問星星，能撫傷，但有的季節還不見得能看到點點星空。

「在那裡能找到我？」主耶穌這樣問。「我將在那裡向你展示我身上的印記、傷口。當你與他人分享愛和悲傷的時刻，緊緊擁抱他們時，你將發現我的面容，你會被治癒。」也許，那些可能已經成為往事，或是成了遺憾，但重要的是，它曾經發生過，被牢牢地記在心底。人總是一再反覆詮釋那悲傷，就如同保持仰望星星的距離，不能貪圖靠近，這樣才能夠保護到愛。

心枯的時候很難找得到主耶穌；神枯的時候完全經驗不到主耶穌。那我要去哪裡找主耶穌呢？我問祂：「我在那裡才能找到祢？」「在失去愛及悲傷的人身上，你將再發現我的面容。」當人們正為一些事情，悲傷著，困擾著，主耶穌告訴我：帶著光、帶著溫暖來到他們身邊。在聆聽的當中，耶穌的面容在光中向我顯示。

這次《葡萄藤》的號角響起，呼喊著。在光的臨時催迫下，要我放下星星立馬跟上，我只能選擇光，跟著祂走。（不過，我也猶豫了一下啦！）「正如先知依撒意亞書上記載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的面前，預備你的道路。曠野中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谷 1:2）曠野中有呼喊者的聲音？洗者若翰在曠野中居住了很久的時間，他是尋光及等待光的人；光在曠野呼喊了他、召喚他。但我們不同於他，一不小心，只能在曠野數沙。細數沙，尋水源，把自己埋入沙土中；暫時當自己是身穿駱駝毛，以為可以躲過風沙暴，誰知漫天灰塵，雙眼睜睜眨眨。

上主的使者，時常在光中催迫著我們。最近的一連串探訪，聆聽了不少人的聲音。靜探人生的曠野，有時孤單，有時落寞。上主說：「有光！」（創 1:3）信仰分享是宗教團體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環，不論是分享者或是聆聽者——或許他／她曾在夜晚數著星星過日子，或正在曠野掃塵。曠野的寂寞、曠野裡的乾枯、曠野裡的吶喊、曠野裡的期望；尋光與撫傷的過程，獨自徘徊，以為能忘卻塵世。

反思如何能使與之談話或分享的人，在當下或離去後不沮喪？我有可能再度讓他／她進入曠野裡去數沙，或是星星點燈，讓光進入照耀？曠野中有呼喊者的聲音。呼喊著：我太渺小了！當點點星星應該還可以吧？

有人問我，他在祈禱時，從來沒有感覺，或者已找不到天主，失去了愛及渴望。我回：這只是感覺。天主本來就是要我們持續不斷地去尋找祂；誰能說他完全擁有天主，找到天主了？就算你找到了，你的感覺也只是你的感覺，不代表是天主本身，但這終究是好的開始。

祂藉著我們的尋找，給予力量；祂藉著我們的尋找，給予盼望，使之增加信、望、愛的德行，這就是信仰。或許我們會失去了對愛的感動；一不小心，我們丟失了愛，無法相信，更無能抬頭仰望。但可以確定的是，

祂還是不斷地、不停地一直用愛澆灌我們。這活水之源不斷傾流，但我們喝了嗎？

現在，曠野裡，可能不只住著宅男洗者若翰，還有另外一位鄰居——可能是住得有一點遠的鄰居。鄰居口渴了，但是她可不敢來敲門。宅男也不可以隨便去敲她家的門。那我們就來說說鄰居的故事吧！

撒瑪黎雅婦人的生活，日子過得躲躲藏藏，雖然她的社區還有口井，但不能在白天時自由的去取水。（我們可能沒她幸運，搞不好連口井都找不到，或者只能想辦法挖井，但還是必須有強壯的手臂，否則連鍋鏟都不太想拿了，還能破土開挖？）聖經上記載：「耶穌因行路疲倦，就順便坐在泉傍…有一個撒瑪黎雅婦人來汲水，耶穌向她說：『請給我點水喝！』」但婦人並未給水，而是叨叨念…（聽起來怎麼這麼像我呢？）「耶穌回答她說：『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賜，並知道向我說：給我水喝的人是誰，你或許早求了他，而他也早賜給了你活水。』」撒瑪黎雅婦人又繼續叨叨說。（怎麼又像極了我呢？）「耶穌回答說：『凡喝著水的，還要再渴；但誰若喝了我賜與他的水，他將永遠不渴；並且我賜給他的水，將在他內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參若 4:6-14）

上主的聖言也是對我們說的。這撒瑪黎雅婦女的故事是否也告訴我們：「渴了？因為人不自由，心也無法自由。喝了？或許正在外面尋找另一股水泉，想要來止口渴，以為可以消災解難。」但鄰居的串門，可以是帶來好消息。絕對比谷歌先生有更好的消息，且更有能力。聖言不是一個問答題，讓我猜、讓你想、或逼我背誦。別拿聖言來當考題，聖言是好好的活下去的力量。

曠野的奇景：光在黑暗中照耀，縱然反覆地詮釋著悲傷。尋光？光內有聲音：「來跟隨我…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預備你的道路。曠野中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谷 1:17,2-3）。呼聲的行列，號角響起…點燈的此刻，或熄燈的同時，問星星：你也會失眠嗎？洗者若翰當呼喊者，忙碌的去工作了；撒瑪黎雅婦人沒有將那活水藏在自己的廚房內，她四處去告訴別人，有活水可喝，而且還發現了源頭。我的曠野是否還有別的鄰居會來敲門？改天不會保祿宗徒也路過此地來敲門吧？

## 我們是這樣回應天主的召叫

三位瑪利亞

天主在我 30 歲時就召叫了我：那年服務同校的于媽媽是校長的老朋友；校長請她來照顧學校的合作社，我當時擔任合作社的會計，經常與她有業務往來。有一天她邀我去她的教會，她沒有多說甚麼；我當時也沒答應同去。（因為我原生家庭的親人，都是信奉民間信仰。）就這樣過了 12 年...，那年的春假，我同婆婆和姊妹們共 6 人到美西旅遊，結束後轉到亞特蘭大的乾姊家去玩，一行人在她家住了幾天。有一天姐姐拿出張在基弟兄的錄音帶播放給我們聽（張在基弟兄是基督活力運動新竹教區分會的資深活力員）；第二天，又開了 2 個多小時的高速公路，來到一個聖母曾三次顯現的地方。我看見到那個小山丘，就像我們去迪士尼遊樂區一樣：以拉繩索維持秩序！到了那裏，因天氣很冷，一行 6 人中只有我與姊姊下車；我們進入一間小屋，進門前她說：「這位是聖母—耶穌的母親；妳可以用任何語言跟她祈禱，她都聽得懂。」於是我學姐姐跪下。我跟聖母祈禱：「我不認識妳，妳可以盡速帶我認識妳的國度嗎？」

假期結束，我回到台灣。不知天主教教堂在哪裡？美容院的老闆娘跟我說：正氣橋下那間，就是天主教教堂；於是我主日就到聖堂參加彌撒；但奇怪別人都有跪凳，我卻不知怎麼翻開它？就找已經放下的跪凳（好糗！）彌撒進行中，我翻彌撒經本，又翻不到進行中的那一頁！還好：旁邊好心的姊妹幫我翻；一直翻到彌撒結束！主禮神父是廣東籍，他聲音很小、又有鄉音；我更不懂他在做甚麼？但天主是仁慈的：祂安排一位姚媽媽，在每次的彌撒結束後，自掏腰包，請大家到一樓教室，用點心、水果；藉以聯絡感情！在這裡，我開始參與彌撒；開始跟兄姊們相聚；但這時還沒開始聽道理。

就在一個週五的晚上，聖堂有別的神父來主持彌撒，他帶了一些打印好的當日彌撒經文給我們—從進堂詠到彌撒禮成。我鬆了一口氣！從此以後，沒有翻不到經文的困擾！當天，我也認識了李樹貞姊妹—她很好心地介紹我到富錦街法蒂瑪堂；她說那裡剛好有個讀經班，從週六開始，於是到了法蒂瑪堂。在這之前，松山堂的張媽媽，她約我週一到教堂，之後，她帶我到聖家堂，把我交給陳敏珍姊妹；我開始聽李哲修神父的佈道大會；

這是他最後一屆的佈道大會。李神父同時期也在內湖堂開台語信仰講座；於是我兩邊都去了！聽完道理，我已迫不及待地跟神父說：我不想等到第二年的復活節才領洗！李神父二話不說，幫我找到離我們家較近的本堂的神父：程玖芳神父有一點不好意思的答應了；他說：李神父播的種，他來收割！但李神父就這樣大方地成全了我的渴望！我雖然只聽了大約 5 個月的道理，就於 9 月 12 日在法蒂瑪堂的堂慶彌撒中領洗了！事就這樣成了！

領洗之後兩年，我宣誓進入聖母軍；同時，也受邀參加諮議會；對聖堂大小事情均有介入。程神父每年的暑期月休回美國探親；我因學校下午也放假，就答應回聖堂看守，到晚上 9 點聖堂關門，我才離開。老神父在本堂服務的這段時間，聖堂已是我第二個要忙碌的地方：每當諮議會的月會期間，我都要忙到下午 4 點才結束。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日子雖然忙碌一點，卻充滿了許多甜美的回憶！

我接受了天主滿滿的恩寵—開始如此、現在還是一樣！我時常在想：天主對我做的召叫，是有階段性的：前面幾年我忙於聖堂的事務；後來，我專注在服務或照顧神父：對身邊認識的神父，多少盡一點心意協助他們，—尤其外國神父—他們離鄉背井，他們對聖事的專注與認真、對人靈工作的辛勞、還有無盡的堂區工作，甚為辛苦！我體會到神父們的辛勞，對他們有一份感恩之情；也有一分敬畏之心！我願意一直奉獻下去，直到蒙主恩召！我們都是有福氣的人：在主的帶領下，接受了無數的恩典，也希望能夠貢獻于人靈！讓我們一起努力前行！「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找着；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因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給他開。」（瑪 7:7-8）

～台北 瑪利亞

~~~~~

一個平安夜的晚上，偶然的機會，我經過上海的聖心堂，教堂裡傳出的美妙的歌聲；立刻吸引我走了進去！教堂內燈火輝煌，十字架上的耶穌看著我；歌聲安撫了我的靈魂！我慢慢地走向祭台…我想我要加入聖詠團，詠唱洗滌心靈的歌曲！教堂服務人員給了我慕道班的課程表，我參加了暑假的慕道班；也加入了聖詠團。後來才知道：那天，聖詠團唱的是天使彌撒。一晃 33 年了！我也在將近十年前來到美國，雖然我有時會回國內，我仍盡量抽時間到查經班學習；我也一有空，就回聖詠團練歌、在彌撒中獻

唱。聖歌一直照亮著我前行的路，無論何時何地，天主總是在我身邊，護佑著我的平安喜樂！

「請向上主歌唱，讚美他的聖名，一日復一日地，宣揚他的救恩。」(詠 96：2)

~ Maria Jiang

我第一次接觸天主教，是應我們同班同組的好同學之邀，參加天主教大專同學會舉辦的夏令營。在那裡，我看見參加的教友同學都很熱心，也很喜樂！這種毫不造作的喜樂，正是我空虛的內心所嚮往的！以後我參加了天主教大專同學會，也參加了另一個大部份由教友學生組成的信仰團體「善牧基督生活團」！在那裡，我們一起祈禱、一起分享、一起做服務工作；同時我也每週一次，到耕莘文教院，跟著慈祥的老院長高欲剛神父聽道理，第二年我就領洗了！

大學畢業那年，我進入了一所修女辦的初中，擔任住校學生的舍監和晚自習輔導老師，在工作之餘，我也跟著一位修女聽道理（再慕道）。漸漸地，我心裡開始有想當修女、過奉獻服務生活的想法！我的母親很不高興，而且要我離開教會學校！我生性比較膽怯，又加上母親身體不好，我不敢違抗她的意思，就在學期結束的時候，辭去了教會學校的工作，另謀新職；一年之後，我踏上了婚姻之路。

婚後，一方面因家庭環境的關係，一方面也因自己的軟弱，我離開了天主教會，就這樣過了十幾年，我都沒有進堂！直到 2000 年，我們搬到德州 Plano 市...。雖然回到了教會，在這十幾年中，我卻不知不覺地受到了一些教會外的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於是，在主日天，我信天主，週一到週六，我信我自己塑造的價值觀而不自知。

之後，我慢慢感覺到自己不再自我感覺良好，生活跌到了谷底：我經歷焦慮、憂鬱、擔心自己這裡有病、那裡有病；頻頻造訪醫生診所，也曾經被我的醫生送到醫院去住院，出院之後，雖然有許多主內的兄弟姐妹，對我關心照顧，但我仍然沒有完全信靠天主，有時會感覺：自己好像過著行屍走肉的生活...，但仁慈的天主仍然沒有放棄我！大概是 2013 年吧？有一天，我呆站在教會大廳，李雪姊居然邀請我參加聖母軍！我這個好像無藥可救的人參加聖母軍？我當時心裡在想：像我這樣瞎混下去，也沒啥結果，

不如試試看！剛開始我真是抱著學習的心理去參加，但是在探訪老人、病人、慕道友時，雖然表面上，是我付出時間和愛心來陪伴他們、鼓勵他們；事實上天主藉著聖神賞給我們更多的平安與喜樂！這樣的喜樂平安，不是用金錢可以買到；更不能用虛名或虛榮可與之相比的！此刻，我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在奉獻與服務中，我找到自尊、自信和生命的意義！

之後，我又奉聖母軍團長指派我協助慕道班的工作；2016年11月底，接任宣道組組長的職務，轉眼間又過了6年半。這期間我因老伴中風住院、復健，暫停慕道班的工作，後來又因新冠病毒的疫情，總共停了將近一年。其餘5年半多，慕道班的業務，就在各位教理老師、以及參與分享及陪伴教友的協助之下，在風雨飄搖中，繼續運作。這其中，我也遭遇到一些壓力與誤解，我跟天主說：「我很感挫折，很想作個躺平族！」但我的心中浮現出一句聖經裡的話：「人看外貌，上主卻看人心。」（我後來查到，是在撒慕爾紀上16:7）後來也好幾次看到下面這幾句話：「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這樣你們必要找得你們靈魂的安息。」（瑪11：28-29）感謝天主，我又重新得力，繼續為天主奉獻我小小的塔冷通。

在此，謹祈天主，在不久的將來，賜給我們一位能力較強的宣道組組長，好使我們耶穌聖心堂的祝福使命，日益蓬勃！這樣我也能撥出一些時間，作一些關懷慕道友的工作。求主俯聽！「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聖神所賜；職分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主所賜；功效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但全是為人的好處。」（格前12:4-7）

～聖心堂 瑪利亞

~~~~~

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的旨意蒙召的人，  
獲得益處。（羅8:28）

# 天父的寶貝

陳美卿

2020年原本要舉辦的女兒婚禮，因為新冠疫情的擾亂，兩個女兒的婚事都一切從簡，我和先生也都無法參加，甚是遺憾！幸好天主仁慈，欣慰的讓小女兒盛喬於結婚後依照他們的計劃，順利的懷孕，於2022年的元月一日早晨，生下她的女兒Ada，成為我的第一個孫兒。小孫女帶著我們的期待與祝福來到這多彩豐盈的世界，正式的加入我們的家庭，為我們的生命增添了色彩。無獨有偶，二月八號，雙喜臨門，大女兒盛若也平安的生下小孫子Silas，讓等待了好久想要成為阿嬤的我，幸運的就成為擁有兩個孫輩的阿嬤。看到兩個天主賜予的小寶貝的誕生，心裡的震撼與欣慰，不言而喻，深深感受到我們真是一個蒙福的家庭。不過，面對天主所賜予的嶄新的人生角色與定位，心裡難免亦有些戰戰兢兢，擔心自己是否可以稱職的承擔起新的角色與任務。

小孫兒們剛出生的前半年，因為襁褓中嬰兒的身體發育尚未完全，抵抗力較弱，尚且還在疫情中，兩個新手媽媽都是比較謹慎的個性，所以都根據醫生的交代，家中最好減少外來訪客的停留，因此阿公阿嬤也不方便提出要坐飛機去探望孫兒們。還好拜現代科技所賜，每個星期都可以在視訊中看到小孫兒們的可愛模樣，看到他們的成長。兩個女兒每個月也都固

定會捎來孫兒們一個月的相片成長紀錄，讓我們時時感受到當阿公阿嬤的溫馨與喜樂。

一直到小孫女半歲時，女兒盛喬終於宣佈要帶著 Ada 回娘家與阿公阿嬤見面了，讓我們欣喜異常，儘速的將退休的阿公辦公室，轉換佈置成了家裡的嬰兒房，等待他們的歸來。第一次見面的那天，在機場見到小孫女 Ada 時，心裡喜悅得有如見到了小天使般，看她用可愛且有點新奇的眼神定睛的望著我，一點也不怕生的模樣，著實天真可愛。把她抱在手中的踏實感覺，讓我深刻的感受到生命繼續傳承的無限希望，我不禁笑逐顏開，心滿意足。他們在家住了一個星期，讓我們快樂的享受了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

小孫子 Silas 滿八個月時，老大盛若邀請我們夫妻到紐約去看他。自己只帶過兩個女兒，沒有帶過男嬰的我，對小孫子的成長非常好奇。Silas 水汪汪的大眼睛覆蓋著長長的睫毛，眼珠子到處張望，時常帶著笑容的臉龐，一看就是個活潑快樂的孩子。他喜歡與人連結，時常咿咿呀呀的不斷與我們講話，那時他已經會坐會爬了，我們就在那裡每天陪他玩耍，待了十多天，才心滿意足的離開。

我和先生雖然跟女兒們表示不論何時，他們只要有需要，我們一定義不容辭地去幫忙；但孫兒們一歲以前，兩個家庭的新手爸媽似乎都應付的很好，所以那段時間我們只是做一個清閒的阿公阿嬤。每天清晨醒來，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手機中共享相簿中的網頁，逐一的回味女兒們捎來的照片，小寶貝們可愛的影像真是令我讀他千遍也不厭倦，沉浸在幸福的歡樂中；但有時心裡難免會浮現不能時常真正與他們相處的悵然。直到今年的二月，新冠疫情逐漸穩定，大女婿已經無法在 Zoom 教課，必須回到加州大學去授課，老大盛若才開始提出需要我幫忙的請求，要我到紐約去幫忙帶小孫子 Silas。從此，我開始了忙碌的顧孫生涯。

答應女兒去幫忙的時候，我便反躬自省，想想自己應該如何實現一個稱職的阿嬤角色。我告訴自己，首先，我必須認清自己的角色，自己顧的是女兒的兒子，而非自己的小孩，我必須謹慎認清自己只是輔助者而非主導者。其二我需要尊重女兒的教養模式，不要自以為是的老提當年勇，以避免兩代教養差異而產生不必要摩擦。其三，我鼓勵自己以「歡喜做、甘願受」的正向積極態度來面對這項任務。再則，女兒自 18 歲離家讀大學

後，就一直獨自在外求學、做事、打拼，現在有這樣的機會和時間，可以再跟女兒一起生活並照顧自己的小孫子，真是天主賜予的恩典，我要感恩這項主恩賜的甜蜜任務。

紐約居，實不易，女兒的公寓除了客廳廚房外，只有一個主臥室和一間嬰兒房，所以只能我單槍匹馬的去幫忙。從那時起，我每天的生活重心就是小孫子。幸好女兒大部分的時間在家上班，只要沒有開會，有突發之事還是可以幫忙照應。我的工作就是照女兒制定的時間表照表操課。小孫子每天六點左右起床，若沒有哭鬧，女兒會讓他自己在嬰兒床上玩耍，直到六點半後才去抱他給他餵奶，七點吃早餐，然後玩耍，八點半左右讓他自己選擇故事書，給他講故事，九點準時再讓他睡覺。這一覺睡得好的話，可以睡一個多鐘頭，十點半左右起來，接著就吃點心。十一點帶他去女兒家對面圖書館的小孩遊戲間遊玩，遊戲間裡面有很多的玩具讓小孩自由地在那裡玩，我就陪他在那裡玩到十二點左右回家。接著下午一點吃午餐，一點四十五分再給孫兒讀故事，二點左右睡午覺，午睡起來後，吃完點心後，我就陪他玩耍，直到五點後吃晚餐、洗澡、換睡衣、讀故事，七點準時將他抱入房間，讓他睡覺，這是孫兒一天的作息。而在他白天睡覺的這兩段時間，我還要準備午餐和晚餐，忙碌的情況可想而知。

成為全職顧孫的阿嬤後，每天都覺得自己以將近七十歲的體力，在過四十歲的衝刺生活。這樣的生活，體力上雖然有些吃力，然而精神上卻是無比的喜樂。小孫子很可愛，很純真，也很貼心。女兒上班的日子，只有我孤軍奮鬥的在照顧他，陪他吃飯、玩耍、給他讀故事、教他唱歌，而他對我的照顧，表現出無條件的信任與依賴，撒嬌時雙手一伸要抱抱的可愛模樣，讓我非常的感動與窩心。每次想到以自己的年歲，可以整天跟著一個一歲多純潔無瑕的小孩生活在一起，透過祖孫兩人的互相陪伴，共享這種完全單純、返璞歸真，不管世間凡俗的生活，實在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幸福。這樣的生活讓自己的心靈時時的沉浸在無比的純淨之中，有如預嚐了進入天國的滋味。心裡時常浮現耶穌所說的話：「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變成如同小孩一樣，你們決不能進入天國。」（瑪 18:3）

一直很喜歡「讚美之泉兒童敬拜歌曲」中「天父的花園」這首歌的歌詞所表達的意境：

「小小花園裡 紅橙黃藍綠  
 每一朵小花都美麗  
 微風輕飄逸 藍天同歡喜  
 在天父的花園裡  
 你我同是寶貝 在這花園裡  
 園丁細心呵護 不讓你傷心  
 颯風或下雨 應許永不離開你  
 天父的小花 成長在祂手裡  
 ～別擔心你的成長在祂手裡～」

這首歌是我每天給孫兒讀完故事書後，讓他回房睡覺前必唱的一首歌，孫兒只要聽到這首歌就知道是他睡覺的時間了，這是每天他臨睡前我們必做的重要儀式，我內心深刻希望孫兒每天睡覺前都能得到天父的降福。我相信就如這首歌的歌詞所說的，每一個小孩都是天父的寶貝，我深信天主將祂的寶貝—我的小孫兒、孫女交到我們的家庭中，是希望我們將祂對他們無條件的愛傳遞給他們，讓他們在生命中知道有一個創造的主，會永遠像園丁一樣在生命的旅程中細心地呵護著他們。小孫兒們永遠是天父的寶貝，也是我最親愛的寶貝，我知道我的任務除了盡情的愛他們，寵他們，也要帶著他們在生命的旅途中使他們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離。（參箴 22:6）



## 一顆紅心



布衣

從來沒有念頭想偷看老公或孩子們的手機，他們的密碼我從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天小女兒因某事給我一看一串她最近的通聯紀錄，手機頁面滑動中，意外讓我得知她手機裡聯絡我的輸入是這樣的-「momma ❤️」，我的心立刻因那顆 ❤️ 而顫動。電話聯絡簿中一長串人名看下來，只有我有那顆 ❤️。一顆紅心，不論是以氣球的姿態出現在我的生日派對上，或簡訊、電郵中對方送來的 emoji，或卡片祝詞旁加上的一抹甜蜜，帶給我的悸動，都不會有那天來得震撼。

手機是充滿私密的私人物品，往往藏著最直接、最無掩飾的真實。密碼鎖著，只給主人的一雙眼瀏覽，所以無需做秀做假。在她把我加進電話簿裡的剎那，她可以只是輸入「momma」，或為了分辨我和她婆婆，她可以用姓名，或 momma Wang/momma Gietl，或 Dallas momma/ Chicago momma 來做辨識。我的體認是，當初她用手指在螢幕鍵盤上來去點寫著「momma」，然後加上 ❤️ 的那一刻，她對我的感受有著赤裸裸的真實，是感情上的直接反應，不是為了取悅我，因我完全不知情。手機裡「電話簿」的功能本只是在提供持有人打出和接收電話時的便利和辨識，它實際上只需資料性的輸入，無需情感元素的置入。那天的發現令我融化，是因為手機主人不聲不響，在只有天知，地知，她知的情形下，在一長串人名中，獨獨將 ❤️ 插在我邊上，默默向我示愛。那是一種「管妳知不知道，我愛妳就是了」的深情。那顆紅心 ❤️ 的份量，對我來說，無法秤量。不論是做她的母親或朋友，由於我不是完人，一定有做對的，也一定有做錯

的；而那顆紅心，對我而言，是女兒帶著愛，對我所有的對與錯，好與壞，一併大器的打包接納，概括承受。有時覺得，孩子對我的包容，多像耶穌！

物換星移一甲子，已過耳順之年的我，覺得此生情感回饋最高的角色，就是「當媽媽」。成年後，除了出國前曾在學校誤人子弟數年，飄洋過海落腳「美利堅」後，我的主業就是「當媽媽」。這也要感謝老公不在意我把心力都放在理家及孩子身上，以致他常被晾在一邊。也要感謝我在台灣的手足完全承擔了照顧父母的責任，讓我無後顧之憂。親友故舊呢？欠意更深，我少有是先 Reach Out 的那方。

有些人對我這混了一輩子，最終只混成個「家裡蹲」的角色有著或多或少的失望，譬如，我的小學老師和同學。新冠疫情爆發前，曾趁返台時參加小學同學會，這是我的第一次，之前數次都因在美而不克參加。餐聚中，老師同學們竟要我站起來報告「別後半世紀」的生命動態（好像回到小學時開班會，班長報告，副班長報告，各股股長報告...）。當每桌人把身體角度轉向我，眼睛直視我，洗耳恭聽中得知我在美三十多年是做個不折不扣的「家裡蹲」，我可以看到某些人的靈魂之窗瞬間黯然，飄出一抹失望。靈魂之窗真是神啊！造物主只需放那兩個小小的「高畫質攝影機」在五呎之軀上，就能讓軀殼內的情、思、意，原形原意原貌放映。

一隔半世紀，白頭相見時，老師同學們大概期待聽到我放洋拿了碩士或博士，進了全球知名的大公司工作，領著「數錢數到手抽筋」的高薪。凡額頭上被貼著「升學班」、「A 段班」、「好學生」標籤的孩子，往往免不了要背負這種期待。對於他們暗淡下來的目光，我的心情竟絲毫不受影響。回首來時路，數算生命中滿而溢的恩寵和恩典，我已非常能體會和肯定「自尊、自信、自我價值是由內生，非由世俗加冕」。人活在世上，若能建立出恰如其分的自我價值感，外來的威脅立減，所有外界擲來的「三振出局」，都可以被加足油的自尊自信，輕鬆揮棒打出個擦邊的「安打」。沒人能藐視你，除非你允許。老師同學的心思會如此的放電和流露，我了解。他們可能一輩子不知不覺被制約在「人比人」的華人文化裡，成功失敗的定義早有約定俗成的版本，不見得有機會跳脫熟悉的評價體系，而去探勘、挖掘「拿掉名片後，你還剩什麼」那一座金山銀礦。其實，他們也只是直接反應了他們的三觀罷了。三觀不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稀鬆平常！

那次同學會也帶給我好幾個驚訝。光陰披瀝，沙沉金露，年華將你我拋閃，容貌外觀上的改變，本在預料之中。歲月廝磨下，脆弱皮囊的「一江春水向東流」，不論達官貴人或販夫走卒，無一能倖免。就像酒汁還原不成葡萄，我們也回不到年少。所以，禿頭凸肚，眉眼糾結，一臉市儈，體形走樣都沒令我倒抽一口氣。我不缺鏡子，也不缺一泡尿，我也會自己照照。那句「你都沒變」的話，是善意但失準的恭維，是試圖破冰、拉進、暖身兩個久未聯繫的靈魂，是社交開場白。我驚訝於聽到有幾位同學已回歸塵土，聽著他們的名字，童顏一張張浮現腦海，「走得太早」是所有人的喟嘆。我驚訝於婚姻不如意者比比皆是。有人已跑過戶政事務所好幾次，大概不認同「結婚一次是天職，二次是傻瓜，三次是瘋狂」這句警世名言吧！改名字者更是多的讓命理師荷包滿滿。台灣社會不少人相信改名能改運，想來不少同學經歷過相當程度的低潮，逆境泅泳下，期望改名能助其浮出水面，再度呼吸。幸好主辦同學給我一份同學名單，讓我可以改口叫新名。當然，男女同學中也不乏勤於「進場維修」者。歲月深重，不饒你我。時間之蹄，現實之斧總毫不留情的迎面襲來；所以若有人能留在歲月的岸上，而不「大江東去」，那是靠白袍巧手在手術台上施展的法術。雖半世紀不見，就算塵滿面，鬢如霜，童稚時期建立的無雜質感情還是有它的力道在。青梅往事，童年糗事一開講，大家就親熱起來，那樣的氣場氛圍，令我動容。

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之際，我深信每個人背後都有半生的滄桑，自己的故事。每一個故事都有它的重量，每一個人都有不為人知的掙扎，每一個人也都是帶疤的倖存者。劃破長空的歲月裡，誰能躺平無事？！事實上，人人都顛簸踉蹌的經歷了很多悲歡離合。他們已不是童年時的他們，我也不是童年時的我。因著當年的筆硯相親，才有今日的同堂歡聚。歲月非流金，每一個生命都歷經過海海人生的淘洗，帶有太多的得與失，隱與顯，喧嘩與啞。我不寄望久別重逢後，有誰的老靈魂能辨識我所有的斑斕和荒蕪，一如我的老靈魂無法撥開別人的皺摺和深溝。

誠心感謝有幾位「頭殼壞去」的男同學，歲歲年年不屈不撓國內國外的尋覓失聯同學，目標是「一個也不少」。此情有多長？像路一樣長！天下無不散的宴席，停留是剎那，轉身即天涯。這一轉身，也許從此後會無期，永不相見。不會漏掉的是，他們的那顆♥，我已收進行囊。

呼喚

立己

光陰如梭，時光飛逝，從步入堂區，領洗，進入基督信仰生活，至今已三十多個年頭了。這個信仰團體已成為我的生活重心之一，在我的眼中，儼然就是一個大家庭。在這個大家庭中，我學習到很多東西，也蒙受了許多恩寵。

教友們從創堂時期自動自發的熱情，到歷任神父的更替，又有建新堂期間的意見分歧，再經疫情的肆虐，堂區事務的參與氛圍，異常低落。原因當然很多，疫情是最近的導火線，也可能與我們這一代教友大多進入退休年齡有關。但畢竟在下一代還沒完全接手之前，教堂還是得正常運作啊！

我也試圖私下聯絡一些曾經熱心服務堂區的老教友，但並未得到正面回應。我相信他們一定有他們的理由，我也沒資格批評。既然如此，為了珍惜這個有愛的團體，那就從我自己做起吧！以有多少人就做多少事的心態看待，其他就交給天主了！

多年前，我對「天主給的，我都要」已了解，也接受了；然而那句「天主要的，我都給」卻始終還在尋找當中…

如今，驀然回首，這似乎就是天主對我的回應吧！

在感恩中，快樂地，活在當下 — 這是我的每日生活座右銘。希望能真正做到，不然的話，就要學習放下了！

## 徒步葡萄牙海線聖雅各之路

周瓊華

我先生計畫並安排了一個位於歐洲西南角的伊比利半島旅遊，全程共計六週。旅程之始，我們開著租車到許多葡萄牙的古城小鎮，期間兩個女兒加入同遊十天，最後大軸戲是徒步海線的葡萄牙聖雅各之路（Coastal Portuguese Camino），從葡萄牙的波多（Porto, Portugal）出發，到西班牙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 Spain）全長 260 公里 / 163 英哩，共 17 天（04/17/23 ~ 05/02/23）。

對於許多人來說，從 1980 年代始，尤其是自 1993 年聖雅各聖年（Jacobean Holy Years）以來，聖地亞哥朝聖之旅興起，要感謝西班牙陸苟（Lugo）的一位教區神父 Don Elías Valiña Sampedro (1929-1989)。他精研古時的聖雅各之路（西語稱卡米諾 Camino，英文 The Way），寫了許多相關文件及論文，經過多年的專研後，他亟欲復興這傳統古道，於是 1984 年他從法國比利牛斯山脈的 Roncesvalles 城開始，延著古道做修補、清理和路標的工作。他甚至開著裝滿了黃色油漆的雪鐵龍（Citroën GS）車，橫越整個西班牙北部，沿途畫上指向聖地亞哥的黃色箭頭，特別是在岔路和十字路口來指引朝聖者，這是西班牙朝聖法國之路的新生。此外他還建立團體和協會以恢復和維護不同路線的聖雅各之路，如葡萄牙之路等等。他並前往歐洲諸多大學及各種集會中演講，呼籲從各地出發的聖雅各之路均以聖地亞哥為終點，為各國人民提供了交流和共融的空間。日漸增多的朝聖者證實了他的遠見。

在卡米諾上，除了牆上、地上的黃色箭頭外，尚有不同的標誌如堆石



標（cairn）、扇貝殼（Sea Shell）、官方石標（Waymark）、及其他標示等引導朝聖者。堆石標是前輩朝聖者留下的記號，特別是正式石標還未建立之前指引後來者路線。扇貝殼表示朝聖者從世界各地不同路線起程，最終通往一個點：位在加利西亞自治區（Galicia）的首府聖地亞哥。許多健行者會在背包上綁上一枚扇貝殼，途徑上的住宿處、招待所等也註有此記號。至於官方石標的設計上有扇貝殼圖形、黃色箭頭指示方向、距離聖城尚餘多少公里、底部註明加利西亞。當朝聖者走入西班牙後，此標記密且顯而易見。有些人會在途中的標誌處留下絲帶、相片、小石頭、貝殼、其他物品甚至鞋子，代表他們的願望、祈禱意向或情感重擔，作為感恩、奉獻、留念、捨棄、釋放或犧牲的象徵，這種做法沒有官方意義，但它是朝聖者個人精神之旅的一部分。

加利西亞區水源豐富，故而卡米諾上的小鎮上多設有水站，我們從南往北走，多次見到當地人提水，邊走邊跟我們講聽不懂的話，猜是告訴我們水可以喝吧（若不能喝的山野水會有警告牌）。另外也曾看到有人家門口放了三、五瓶 1.5 公升的塑膠水瓶，想是當地人對朝聖者的「奉水」吧，這叫我憶起民國 50+ 年代台灣路邊有大茶壺、杯子、和「奉茶」的牌子，善意的關懷溫馨了健行者「日高人渴漫思茶」的需要，感恩之情油然而生。另外，在途中我們也經常接受當地人指路和熱誠的祝福，他們的臉上表情、姿態、手勢或飛吻的動作突破了口語的障礙，親切如熟識。也許這是一條新路線，走的人比較少，當地人的好客之情還沒被蜂湧而來的旅客稀釋掉，這些互動是我們在 2019 年走法國之路時所沒感受到的。

我們特別選在旅遊季節前出門，是為避免人潮，及氣溫比較溫和。在走卡米諾的路上因為腳程和住宿的關係（有城鎮才有落腳處），常與路上的「熟面孔」相遇，大家交談不多但都想知道對方從哪兒來，約一週左右我們遇到的朝聖者有從英國、愛爾蘭、波蘭、荷蘭、德國、蘇格蘭、烏克蘭、威爾士、拉脫維亞、葡萄牙、美國、加拿大、瓜地馬拉、法國、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瑞典等地而來，真是應驗了 Fr. Elías Valiña 復興古道的想法，各國的人或徒步、或騎自行車、或用其他不同方式匯集在聖城聖地亞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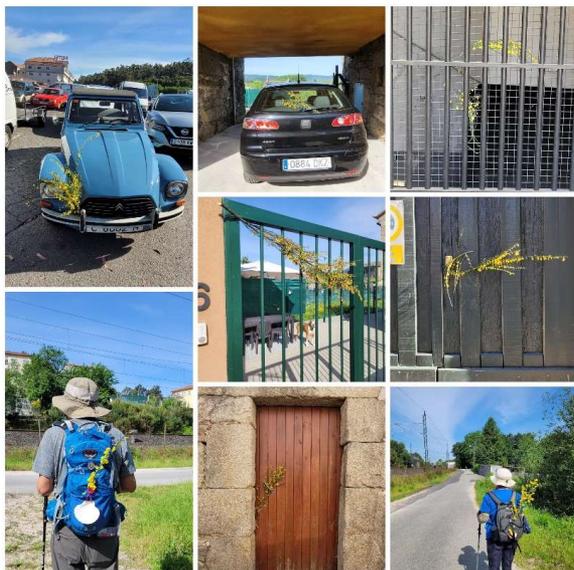
葡萄牙之路有兩條路線：一是傳統的山線，一是較新的海線。我們走過海灘、沙丘、小漁村、美麗的岩岸後與山線合而為一。之後，我們見到

黃色箭頭之下出現一個反方向的藍色箭頭，也見到數處同時陳列一隻藍鞋指南，一隻黃鞋指北，其中一庭院擺著聖母塑像在藍鞋旁，朝聖者塑像在黃鞋旁，很明顯地告訴不知情的人這路段是與法蒂瑪朝聖之路（Camino of Fatima）共用的，無言的展示也許已經撒下了種子。葡國許多古城、小鎮內的路或是廣場是用黑、白方塊狀的小石塊（cobblestone）鋪成的，維護費低又很耐用，且較大的古城裡其地面上可見匠心獨具的美麗圖案，很是賞心悅目，由於地面凹凸不平，無論行車或行人都感到顛簸，尤其對整天數小時走在石塊路上的健行者來說是噩夢啊，因為鞋尖不時踢到石塊，腳底受到地不平的刺激，腳踝需小心使力，使得長途步行除了距離的挑戰外，還加上路況的挑戰，登山鞋逐漸開口、開口...。好在進入西班牙後，這壓力便消失了。

另外，朝聖者走過一個又一個的大城小鎮，卻不易感受到城鎮中的活動景象。因為清晨出門時街道冷清門戶深鎖，若是背包客沒有預定晚上住宿，早走早到機會較大。有安排的，趁著早上清涼好走路，所以早晨街上看到的只有揹著背包的健行者。上路之後很難再找到吃喝之處，尤其旺季尚未開始，地圖上標示的小店多不營業。外來人對西班牙的用餐時間很頭痛，中餐時間約在下午 2~3:30PM，之後餐館便關門休息，晚餐 8~10PM 才再開門營業。徒步數個小時之後，好不容易抵達下一個城鎮時，多半已是商店、餐廳關門的午休時段，而他們的晚飯時間已是我們要結束一天的活動，準備就寢了。遇到他們的大節日更是叫我們馬失前蹄。朝聖友人彼此提醒五一節（May Day）西班牙全部歇業。四月卅日星期天，我們到達落腳處後先吃中飯，填飽肚子後才有精力去採買當日的晚餐和次日的早點及午餐，未料超市已關門了，原來星期日只開到下午 2:30PM。次日清晨出門，喜見大門上有黃花一束，沿途所見亦如此，盛開的黃花處處隨手可得，我們入境隨俗給自己的背包也插上一束，按習俗是一種春天的祝福。不過這一日我們真的找不到吃喝之處，背包內的乾糧已盡，飲水也賸不多了，拖著疲憊的步伐入住沒有商家的小鎮，中西聯姻的民宿主人出來招待我們，我們不客氣地要飯吃，男主人爽快答應，飢腸轆轆的我們聽到廚房傳出來煎蛋的聲音，年輕貌美的中國太太為我們六個人做了炒麵加荷包蛋，這真是意外的驚喜，萬萬沒料到竟然有可口的中式午餐，每一個人都吃得乾乾淨淨，滿意又滿足。晚餐滿桌西式佳肴。第二天早上又是豐富的早點。付

帳時夫婦倆堅持只收網上預約的金額。我很感動地向曾在廣東深圳工作、讀書多年的男主人說：「...，我真真實實地體會到以前當地人對朝聖者的憐憫關愛，照顧所需，你們讓『傳說』成為我的朝聖經驗，傳遞了天主的愛，真是感激不盡！」

離開那兒，我們終於走到聖雅各大教堂，誠如扇貝殼所顯示的，



各路人士都不約而同地匯集在教堂前的大廣場，或休息或拍照。當年聖堂內的整修部分已完成了，在地上的大香爐( Botafumeiro)也吊回空中原位，視覺上它變得小多了。我們沒趕上午時的朝聖者彌撒，傍晚望了一台最多人參與的平日彌撒，主堂爆滿，有許多人站著，就要結束前，只見八名身著紫紅袍的大漢出現，啟動繩索，神父加入香料後，煙氣瀰漫的香爐左右飄盪，由慢到快，而後逐漸減速，回到原位，時長共四分鐘，教堂內充滿了煙和香氣，最後眾人接受天主的祝福。我要說，沒有比這更圓滿的朝聖之旅了。感謝天主！

周瓊華 05/31/2023

PS. 現時聖雅各大教堂只有在天主教的節日，及教友團體做奉獻時才啓動香爐。請至下列網站查看大香爐的起源與初衷。

<https://www.alberguesdelcamino.com/en/2021/11/09/the-botafumeiro-origin-and-function/>

<https://vivecamino.com/en/botafumeiro-no-580/>

## 穆里歐與無玷始胎童貞聖母

沈媛宜

塞爾維亞，西班牙南部的大城，有著令人喜愛的各種景緻，特別是西班牙廣場，和聖瑪麗亞大殿大教堂等。那時二天的停留，我們也去了其他的景點，在美洲廣場，還跟一大群的鴿子拍照。城內有許多可逛的小店，流連忘返得讓我們差一點找不到回旅館的路。那時候還不流行 Uber，著實緊張了一陣子。這也讓我們對這個美麗的城市留下深刻的印象。每當聽到一些和塞爾維亞有關的人事物，都覺得特別的親切。當我發現塞爾維亞畫家穆里歐（Bartolome Esteban Murillo）在 Kimbell Museum 的特展即將結束，就趕在中國除夕前，去拜望了這位十七世紀大畫家的多幅作品。

塞爾維亞在 17 世紀初，曾經是西班牙在南方最大的貿易城市，特別是和美洲交易的銀礦，在這裡是一個非常大的吞吐港。之後隨著船隻愈造愈大，加上河床的嚴重淤積，貿易被迫移轉到了海邊沿岸的加的斯港，使得塞爾維亞港沒落了。屋漏偏逢連夜雨，這時候又出現了嚴重的疫病，使得塞爾維亞整個城市更加搖搖欲墜，因而造成了非常多的窮困的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市府為了安置大量的窮困的人民，而建立了不少慈善機構和醫院，並且廣泛的推展宗教觀念來安撫人心。穆里歐在這個時候，已經是當地的一個非常出名的畫家。他畫風溫潤優美。他非常善於畫出當時窮困的老人和小孩，表達出對社會現象的關懷。他的另外一項專長是宗教畫。由於當時興建了這麼多的慈善機構和醫院，收容和照顧窮苦的百姓，而這些建築物的內部都需要裝飾，所以當時許多機構都邀請穆里歐，創作出多幅作品來裝飾這些機構。



附 1



附 2

最特別是慈善醫院（Hospital de la Caridad）裡面，聖堂的牆壁上，邀請他創作了八幅他的大作。這些畫作裡，包括我們常見到的「蕩子回頭」的比喻（路 15:11-32）（附 1）這幅畫表達的慈善是：給赤貧的人衣服穿。「天使救聖伯多祿於獄中」（宗 12:3-17）（附 2），表達的慈善是：關心獄中的犯人。「天主顯現給亞巴郎」（創 18:1-8）（附 3），表達的慈善是：招待客人。「治好無助的癱子」（若 5:1-11）（附 4），表達的慈善是：照顧病人。另外加上其他四幅畫。穆里歐在他的創作中，世俗和神聖是密不可分，互相牽連在一起的。這些由舊約和新約的故事，再加上聖人的善行，特別彰顯出慈善就是救贖之道！



附 3



附 4

令人扼腕的是，這四幅畫，在半島戰爭時，被拿破崙的將軍 Soult 劫走，再加上穆里歐最出名的一幅「童貞聖母無玷始胎」（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Los Venerables）畫作（附 5）。這幅畫原是掛在「可敬者神父醫院」（Hospital of the Venerable Priests）的聖堂內。

在穆里歐出生的時代，全塞爾維亞是非常支持童貞聖母無玷始胎的教理（那時教會尚未宣布成教義，直到 1854 年才正式宣布為 dogma）。在當時的西班牙境內，對這一端教理，還是有很大的爭辯。在接受支持這個教理的一方，認為使用圖像表達應是最好且最容易使人信服的方式。

穆里歐用他最出色的流暢的筆觸，朦朧的炫染，發光甜美的色彩，繪製了二十幅以上的童貞聖母無玷始胎畫作，其中又以上面所提的這幅最為人熱愛。

穆里歐將他前輩們所畫的童貞聖母無玷始胎的畫面精簡了。在這幅畫中，他按照默示錄 12:1 的描寫：「有一個女人，身披太陽，腳踏月亮，頭戴十二顆星的榮冠」，並結合了聖母升天的觀念，而繪製了這幅畫。畫中央的聖母是一個大約十五歲左右的少女，她雙手交叉於胸前，身穿著潔淨如紗的白色長衫，披上美麗的藍色的披肩。她的頭後方有著金線般的四射光芒，猶如光輝的榮冠。在她的腳下可以清楚地看見一輪清澈的上弦明月。她在白色長衫內的右腿，彷彿往外側邁出一點，好像身體開始要旋轉。她的四周圍繞著無數可愛如嬰兒般的小天使，似乎從她身體的下方開始往上推著她升天，小天使們也是有著往上旋轉的動態。在她的身後，可以看到非常柔和的金黃色，象徵著太陽的光芒正從她背後輝映著。這優美的繪畫，使人一看到，便非常容易接受「無玷始胎」的教義。



附 5

塞爾維亞在 1917 年，靠近聖瑪麗亞大殿大教堂的附近，豎立了一個紀念碑，特別紀念這個城市曾經如此大力的支持童貞聖母無玷始胎的教義。在這個紀念碑上，有四位對此教義的確立有重大貢獻的人的雕像。的確，穆里歐就是其中的一位。每年在十二月八日慶日的前一晚，都有非常多的慶祝活動在此舉行。

這幅畫和其他四幅畫，被劫去法國後，羅浮宮博物館在 1852 年，花了當時的天價（615000 法郎）購入了這幅畫，而且放在最顯眼的位置展出近一百年的時間。到了 1941 年，西班牙的文化部，開始向法國當局交涉，要求將這幅最能代表西班牙作品的大畫，歸還西班牙。經過雙方協商，同意歸還西班牙後，可以準備的時間，只剩下兩個月了！因為西班牙要求，這一幅畫要在童貞聖母無玷始胎慶日的當天抵達西班牙。經過了許多的曲折，穿越了邊境，這幅畫，真的如期在十二月八號，回到了她的祖國。西班牙政府決定將此畫，永遠保存在首都馬德里的國家博物館（Museo National del Prado）內。居住在達拉斯附近的朋友們，可以就近到 Meadows Museum 去欣賞穆里歐的另外一幅童貞聖母無玷始胎（附 6）大作。當你進入博物館後，你決不會錯過她！同時，博物館也安排了一個穆里歐畫室，方便欣賞他的另外三幅作品。願你今後也能在此分享你的賞畫心得。



附 6

## 花之戀

王念祖

去年底，遷進新屋後，望著建商在前院栽種的兩棵高挑的新樹苗及幾株稀疏的矮灌木，我堅定地告訴太太，不要指望我在這園中添加任何花草樹木了。

除了一些老朋友之外，很少人知道，有段時間我也曾經是個瘋狂的「狗爸」加「花癡」。每天早晨起床，首要之事就是風雨無阻地遛我心愛的沙皮狗兒子——常常被我稱為「小癩皮」的 Tiger，然後提著水桶、拿著花剪，照顧我培植繁衍的數十盆大小不一的花木。有時睡過頭晚起，我寧可上班遲到，或週末再去加班趕工，也絕不懈怠花木之事。每年季節轉換之際，因為德州的天氣常是暴寒暴暑，我總是依每日的氣候變化，做一個搬磚的陶侃，將一盆盆的花木搬進、搬出花房。更曾多次冒著驟來的冰雹風雪，化身「護花使者」，不讓它們受到風雨摧殘。

這隻沙皮與嬌豔的花朵們，就成了我的最忠實的攝影「麻豆」(model)。當陪伴我將近十七年的 Tiger 離開後，我對「花事」的熱情也突然冷卻。抱著嫁女兒的心情，我將一些長得最茂盛的花盆分別託付給幾位好友，其他已經老殘的，我無心再施肥除蟲，就任由它們逐漸凋零。

前幾年從職場退休後，女婿問我，是否會像當年為了女兒養狗一樣，現在為外孫養狗？我卻無情地宣告：現在這個家中，除了兩老之外，不再飼養任何有「生命」的玩意。然而，內心深處我灰黯的吶喊著：不要！不要！我不想再多一份感情，多一分負擔！我寧可只在電腦檔案裡，憑弔我存留的 Tiger 的英姿，與花朵的嫵媚。

在我數不清有多少的花木照片中，不知為何，我最懷念那幾朵嫩黃的美人蕉。每次看到這幾張照片，心中都會響起這句歌聲：「您曾慈聲召喚『跟隨我』，我卻不顧」。

三十年前，天主以極大的威力，折服了曾經以堅定的無神論者自豪的我。在聖洗聖事的禮儀中，我聽到這一句歌聲時，熱淚頓時奪眶而出。以後，只要聽到「我的生命，吾主！獻給祢」這首歌，尤其是在彌撒中，都會讓我的情緒澎湃起來。於是，我在這些照片旁，寫下了...



垂首，  
祢含笑，  
因為完成了！

滴血的花冠，  
向過往的我召喚：  
「跟隨我！跟隨我！」

伸手，  
我探觸，  
綻裂的蓓蕾。

奔放的愛戀，  
向遲疑的我召喚：  
「跟隨我！跟隨我！」





盛開，  
緊依偎，  
光華本一體。

千古的奧秘，  
向徬徨的我召喚：  
「跟隨我！跟隨我！」



我的生命，吾主，獻給祢。

我的生命，獻給祢！

因為一切都是祢所賜，我的生命獻給祢！

我主必將引導我，當我徬徨於歧路。  
祢曾慈聲召喚「跟隨我」，我卻不顧。

我的生命，吾主，獻給祢。

我的生命，獻給祢！

因為一切都是祢所賜，  
我的生命，獻給祢。

# 銘謝個人捐款及工商贊助



**COLDWELL BANKER**  
**APEX, REALTORS®**

*Yang Song 宋楊*  
房地產買賣  
(469)789-9969 (中英雙語)  
homeswithyang@gmail.com



*Congratulations*  
YANG SONG

**BEST**  
**D** Magazine  
Top Producer  
2023



COLDWELL BANKER  
APEX,  
REALTORS®  
#1 *Woman*-OWNED  
COLDWELL BANKER IN THE U.S.



庫克顧問工程公司  
Cook Consultants, Inc.  
土木、建築、土地開發  
12850 Spurling Dr. Suite 120, Dallas 75230  
972-387-1920  
Jenny\_cse@sbcglobal.net  
www.cookengrs.com



*William Davis Realty*  
James Ling 林之銘 Realtor®  
買賣房屋，出租管理  
Cell: (817) 726-6700  
JamesLingDFW@hotmail.com



六福旅行社  
U.S.A. GATEWAY TRAVEL  
600 Data Dr. Suite 101  
Plano, Tx 75075  
Tel: 972-960-2000  
1-800-878-2828



周恕同牙醫診所  
General Dentistry  
Christie S. Lee D.D.S.  
1729 Analog Dr., Richardson  
預約電話  
(972)437-0200  
www.christieleedds.com



劉夢蓮會計師事務所  
Maria L Chen  
CPA · MBA  
501 Industrial Dr.#101  
Richardson, TX 75081  
(972)699-1165



**Ken J Chen, DMD, MS, CDT**  
Board Certified Prosthodontist

Eminent Dental Center  
469.453.6168  
452 W SH 121 Unit 150 | info@emdentalcare.com  
Coppell, TX 75019 | www.emdentalcare.com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4201 14th St.

Plano, TX 75074

(972)516-8500

[communication@chinese-catholic.org](mailto:communication@chinese-catholic.org)

To: